

經部

周易集說卷十四

宋 俞琰 撰

彖傳一

文王之辭謂之經孔子之辭謂之傳傳者所以釋經之辭也經有彖辭即文王所繫於卦下之辭孔子釋文王卦下之辭而傳述其意故謂之彖傳古者經與傳各為一書自費直以傳解經而後鄭玄

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於彖辭之後又加以彖曰兩字冠之後之人遂不謂之彖傳而直謂之彖夫以孔子之彖傳為彖則文王之彖辭當復謂之何哉魏晉而下去古日遠訛以傳訛至今讀者習以為常弗察也先儒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别行建東漢諸儒作注始合經傳為一如春秋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

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别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連於易經蓋倣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乃若杜預分左氏傳連於經范望散太玄測於八十一首之下皆欲取便於學者之誦覽故也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議於易則獨取王弼自唐至宋著為定論不本正義者以為異說於是後之學者惟王弼

是從竟莫敢移動吕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吕東萊朱紫陽皆以分經合傳非古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讀易者要當審其是不可狃於舊説而復以彖傳為彖云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紫陽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曰此一節首釋元義愚謂彖辭云元亨利貞不過謂大亨而利於正彖傳分而為四又以元為重故特賛之曰大哉乾元

物有氣斯有形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形雖資坤而生氣則資乾而始故曰萬物資始夫乾之元亨利貞析之以配四時固皆天之德若獨論乾元之大則元者生意也亨者生意之長利者生意之遂貞者生意之成亨利貞之三者皆屬元之所統故曰乃統天統者以一該衆無所不總之謂大莫大於天而元統之則天亦萬物中之物耳元其大矣哉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紫陽朱子曰此釋乾之亨也愚謂乾之亨乃陽氣亨通而物皆暢達之時是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凡昔之凝滞者皆至此而流動昔之潛伏者皆至此而形見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施去聲始豉反前言萬物此言品物萬與品同歟異歟曰元為稟氣之始未可區別故總謂之萬亨則流動形見而洪纖高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品或謂孔子賛乾四德獨不言亨何也誠齋楊氏曰言元言利言貞而不言亨非不

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節齋蔡氏曰雲行雨施亨之見乎氣也品物流形亨之見乎形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終謂下乾之終九三是也始謂上乾之始九四是也九三九四乃乾下乾上之交接處一乾方終一乾又始則生意於此續而不絶故不曰始終而特曰終始說卦云終萬物始萬物亦是此意彼言艮東北丑寅之交此則言兩乾上下之交也或以初為始上為終

初上乃一卦之始終非此之謂也或以元為始貞為終元貞乃四德之始終非此之謂也大明終始謂聖人大明天道之終始以示人也六位卦之六畫也易六畫而成卦一畫有一畫之位一位有一位之時乾六位各以時成則乾道於是乎備矣乾而止於三畫則終而无繼豈生生之謂易哉所謂大明終始所謂六位時成皆發明重乾六畫之義六龍乾之六爻也六位言六畫之定分六龍言六爻之變象六位乃諸

卦之所同六龍則純乾之所獨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謂聖人當此之時乘六陽之亨通以行天道與天道同一亨通也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紫陽朱子曰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愚謂乾道天之道也變化陰陽之變化也陰變為陽陽化為陰寒暑之往來是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一往一來而不

已是之謂道天道之所以為變化者何變化萬物也萬物蓋隨四時之推移而為之變為之化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物受天之所賦自形自色自生自長莫不小遂其小大遂其大是為各正性命謂各得其性命之正也大音泰大和即元氣也保謂保全而无虧合謂合聚而不散物皆斂華就實而保合大和則又為來春發生之地也乃利貞者由是而利貞也承上文之意推本元亨而言也蓋自元而亨亨而利

利而貞貞則又元不貞則无以為元元乃物之萌芽初出時亨乃物之長茂時利乃物之收斂時貞乃物之結實而歸宿處唯有此歸宿處是以貞下起元静極而復動冬極而復春生意常周流而不絶若使元亨而不利貞春夏而不秋冬則元氣磔裂發散无餘而乾道或幾乎熄矣何變化之有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之利貞也愚謂聖人聰明睿

知冠乎羣倫超出庶物足以有臨足以表正萬邦而天下皆得其所安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首即元也萬國願戴聖人為首亦猶萬物資始於乾之元也孔子賛乾之利貞而又言首其意亦可見矣蓋曰貞不終於貞而貞之後又繼以元也聖人體乾之元出而君臨萬國是為萬國之元首萬國各有其君則又各為其國之首蓋推廣乾元之大以見生生之道无窮也乾彖傳三言物初言萬物次言品物又言庶物

何其異耶曰萬物偕天而言也品物以在地而言也

庶物即品物對人君而言則謂之庶庶者衆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天道也坤地道也天尊地卑故乾元稱大坤元稱至至義差緩雖不若大之盛然乾之所至坤亦至焉坤元葢與乾元同其大也孔子嫌於兩大同稱故變文而賛坤之元曰至哉所以尊乾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元以始有氣而未有形資坤

元以生乃有形父母之道也是故天氣不下降於地則地亦不能生物地之生物乃順而承天之施也承受也奉也坤順乾而受乾之施下奉上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順與厚皆坤德順而承天之施所以生物厚而合天之无疆所以載物乾德之大无不覆幬而无此疆爾界之限坤德之厚無不持載亦无此疆爾界之限是之謂合夫坤其靜也翕翕則含弘其動也闢闢則光

大含弘如此光大如此是以品物咸得亨通也或曰陽明而陰暗陽大而陰小光大者乾之德坤安得光大曰坤之德含容弘博而與乾合則亦光明盛大也

孔子賛坤之德不曰大而曰至蓋以尊无二上而不可與乾並稱次賛坤之亨乃曰含弘光大則坤德之大實與乾同不然坤何以為乾之配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龍行天之物故以象天馬行地之物故以象地坤順

而承天是以博厚載物而合乾无疆牝馬柔順而類地是以引重致遠而行地无疆彖辭云利牝馬之貞孔子加以柔順二字而釋之曰柔順利貞何也彖辭云君子有攸往自連下文孔子併及之而釋之曰君子攸行又何也曰孔子所以錯綜其辭者蓋又發明文王言外之意而謂君子所行柔順而貞則宜柔順而不貞則不宜也孝經云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

令又焉得爲孝乎坤臣子之道也臣子之事君父唱則必應固不可不柔順然倡之不以道而亦應焉則過於柔順而不貞矣過於柔順而不貞則柔爲小人之善柔順爲小人之阿順豈君子之所宜哉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不能自行順乾之健而行君子有攸往先則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其常西南兌離巽皆坤朋乃與

類行東北雖喪其朋然陰當從陽乃終有得主之慶
慶叶韻平聲音羌君子之出處隨地而安隨地而貞
不限西南東北皆吉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方其
在西南則安於西南猶女子在室則安於父母家及
其往東北則安於東北猶女子嫁而從夫則安於夫
家在此亦貞而吉在彼亦貞而吉君子無入而不自
得焉或者乃謂惟當貞於陽方不當貞於陰方則拘
於一而與應地无疆之義背馳矣坤彖傳凡三言順

三言无疆順坤德无疆則乾德也坤合乾之无疆則地亦无疆是故馬之無疆類地君子之无疆應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易六十四卦惟乾坤二卦純剛純柔无所謂上下之乘承亦无所謂内外之配應其餘六十二卦則皆剛柔錯雜乃有乘承配應既有乘承配應則其說千變萬化而無窮矣剛謂乾之九柔謂坤之六始交謂乾

之初交坤而成震難生謂坎水之險在前此合上下二體釋卦之名義也動者震之德險者坎之德震在坎中是謂動乎險中此雖具上下卦二體之德並言其意則在初九初九蓋屯之主文也大釋元字大亨貞謂屯之時動則可以出險而大亨固不容不動然又不可遽動唯以貞道固守則利也陽在陰中則激而為雷陰陽和洽則烝而為雨雷雨之動滿盈謂震雷坎雨閉固鬱塞必至於滿盈而後動以象屯道艱

難而未能遽通也天造時運也草震象謂雜亂而未定也昧坎象謂幽暗而未明也屯之時如此豈宜有所往唯宜建侯建侯所以濟難也不寧不遑寧處也難生故不寧侯未建則難未解欲寧處得乎

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卦下坎水上艮山退則困於坎水之險而不可處

進則閡於艮山之止而不可往進退莫知所之是之謂蒙山下有險言卦象險而止言卦德蒙言卦名自此以下皆言卦義以亨行者蒙以亨而後行未亨則止既亨則行也蒙豈能遽亨所以亨者時也當其可之謂時蓋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也時中者於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不先時不後時也志謂五之志應謂應二也二以剛明之賢處下五以童蒙之君居上非是二求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伊川程子曰賢者

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剛中指九二以其剛而得中則告而有節乃可決人之疑也瀆蒙謂告之不一則其說煩亂而愈滋其惑也是不惟問者瀆告者亦瀆也夫童蒙求我之初其志蓋專一也吾當盡誠以告之不告則失人至於再至於三則煩數而其志不專一矣不若不告告則失言也聖

者无所不通之謂童蒙之時便當以正道涵養其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也古之人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童蒙之時情竇未開天真未散粹然一出於正所謂赤子之心是也葢涵養正性全在童蒙之時若童蒙之時无所養而失其正則他日欲望其作聖不可得矣文王曰初筮告孔子釋之曰以剛中也文王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孔子釋之曰瀆蒙也文王曰利貞孔子釋之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孔子蓋發明文王言外之意故其意又加詳焉或曰亨行二字羨文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須待也險在前謂前遇坎水之險也剛健而不陷謂乾不陷於坎也坎雖險乾以剛健能需而不躁進則无陷溺之憂矣揆之以義蓋不至於困窮也卦互兌兌為澤坎水在兌澤之上則澤有水而其象亦為不

困窮也位乎天位謂以九居五也上五兩爻皆屬天位而五為天之正位故言天位正中謂正得其中也需之時剛明之君與剛明之臣同德相孚五也又能以正道固守而其剛明之德不為二陰所揜是以亨且吉也正中以明有孚與貞位乎天位以明光亨與吉往有功謂需極則當往往則有難濟之功蓋无不往而坐待險平之理也此卦彖傳先以卦德釋卦名義而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矣蓋合二體而言次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蓋賛九五之主爻終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蓋又合二體之德言或曰需之為卦以乾遇坎而為之辭故乾雖剛健而以險難在前不能不為之需乃若遇巽則其剛健為陰小所畜遇艮則其剛健為陽大所畜各因其所遇而為之辭也同是坎也以震遇之則動乎險中而能濟難屯卦是也以艮遇之則見險而能止不犯於難蹇卦是也需則知險難在前

遂不躁進又有剛健濟難之才遂不即止必有待焉而後進與屯蹇異矣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指乾下險指坎在上者恃其剛以陵下在下者懐其險以伺上一剛一險訟之由也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強而力於爭險而健是以訟也夫上剛下險

分兩體之上下而以彼此言險而健則合兩體為一而總言之也若使險而不健亦不能訟健而不險亦不生訟唯險而又健則内懐險惡而多蓄智謀外恃壯健而不畏敵扑訟之所以成也此以卦徳釋卦名義也健字句絶乃及於訟或以健訟相連誤矣剛來而得中指九二九二葢成卦之主爻也自彼而此謂之來訟乃需之倒體需主爻在五訟主爻在二向為需之主則剛處於五今為訟之主則剛來於二也或

謂訟為四陽卦自遯來而九三降為九二非也得中謂居下體之中也訟不可成謂非吉德得已則已不得已而為之亦不可極其終也中正指九五訟唯中正而有理則宜見中正之人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淵指坎水訟之時人情乖違深入險地必遭陷溺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伊川程子曰據卦才而言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

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者衆也周禮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爲卒百人也五卒爲旅五百人也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也卦唯一陽而有五陰之衆故曰師衆也正謂兵出而有名也書武成云將有大正于商注云

大正以兵征之葢謂武王伐紂以有道誅無道是為大正也孟子云征之為言正也能役天下之衆而以之討亂禁暴弔民伐罪然後謂之正不正則兵出無名人心不服何以王天下今興師動衆而名正言順可以王天下矣故曰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九二剛得中而无過為上與六五柔中之君相應故曰剛中而應行此危險之道而上順天理下順衆心故曰行險而順夫兵者不祥之器用之則傷財害民是

毒天下也蓋蠻夷寇賊毒害於民聖人不得已而伐之用兵乃所以去其害猶用瞑眩之毒藥以攻毒疾疾既毒則其用藥亦不容不毒也如此而民皆從之既吉而又無咎之者以其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不然則雖欲无咎且不可得而況吉哉涑水司馬公曰夫治衆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獲中則暴而无親上无應於君下无應於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於

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吉而无咎則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乎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紫陽朱子以比吉也三字爲衍文郭京以比吉兩字爲彖辭但誤增也字凡彖傳先舉彖辭後以義結彖辭下並无也字姑蘇潘氏曰比輔者臣親其君也下順從者民親其君也愚謂比以九五爲主輔謂六四

不憚其勞而輔己也下順從謂在下三陰皆順而從己也近有六四順而為之輔下有三陰順而无不從此九五所以為比之吉也坤順也初至四皆坤畫有衆皆順從之象上六不與焉今但曰下順從而不及上蓋斥上六在外也剛中謂九五剛而得中也卦有內外二體筮法先成者為內卦後成者為外卦故蒙以內卦為初筮比以外卦為原筮孔子釋蒙之初筮曰以剛中也釋比之原筮亦曰以剛中也蒙之剛中

乃九二比之剛中則九五是也剛則所守者固中則无過為此所以原筮元永貞无咎也厚齋馮氏曰萃之與比下體坤地則同而上體水澤之象亦不相遠萃以九四一爻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於五言之若比下无分其權者故元永貞言之於彖義各有在也上下應謂九五與初二三上下之情相通也衆方歸附之初上下之情蓋猶未通四居其間不憚其勞以下之意達於上又以上之意達於下然後上下之情

通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六處比之極有不得其比之象窮而无所歸故曰後夫凶其道窮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集說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集說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李燧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集説卷十五

彖傳二

宋 俞琰 撰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指六四六四柔爻四柔位以柔居柔得其位之正而上下五陽皆應之是為小畜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

之曰小畜伊川程子曰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勢當然健而巽合二體之德釋小畜之所以亨也剛中指九五志行指六四此又以九五六四兩爻釋小畜之所以亨也亨而謂之乃蓋謂六四雖為成卦之主爻然陰柔不能自亨必得九五剛中之君主於其上而六四之志上與之合夫然後得以行其志而亨不然不能亨也紫陽朱子曰易中說陽處便扶助推移到陰

處便抑遏壅絶蓋不特小畜為然他卦以陰爻為主者皆然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謂陰氣包畜陽氣不往則陽氣尚往而為雨不成故其施未行蓋太陽出時雲從西來布滿空中則陰陽相迎和洽而為雨詩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也若夫太陽在東而雲往於西安能成雨今也雲在密邇而不雨以喻六四陰小力弱欲籠絡天下賢士以為已用而三陽雖與已密邇尚往而不肯附已六四雖

能繫其情而未能全制之也以諸爻觀之初與四為正應所當相從也且不肯從二非四之應又焉得從三與四則近而不相得又豈能遽使之從此所以施未行然上有九五與之志合則其終必行今特未爾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柔履剛也謂兌六三之柔履乾九四之剛蓋以二體釋卦名義非謂六居三也夫以柔而履剛其危如

蹈虎尾而虎不見咥何耶蓋有道也和說而應之也

履者君子行已之道君子非禮勿履故履為有禮之卦非以履訓禮也禮之用和為貴人有剛暴難制者宜以和柔之道制之若以剛制剛則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况居下者乎此履道所以貴乎和說而應乎上也事上之道如賤事貴卑事尊皆當和說不和說則犯顏忤旨適以激怒而取辱非亨道也今乾剛在上如虎兑柔盡和說之禮以應之夫然後亨蓋履以六

三陰柔為成卦之主爻陰柔不能以自亨必待陽剛而後亨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疚病也陰干陽則陽為之病今九五以剛德處上得乾之中居乾之正而尊履君位彼六三者雖為成卦之主爻然以柔德處下不能為我之病而九五之德光明自若故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易六十四卦以乾居上者不特一卦未嘗於九五言帝位唯履九五獨言帝位聖人之意可見矣履者辨名分之

卦也六三雖以一陰統衆陽然而臣也其位則處下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蓋不可僭也故特稱賛九五之尊而名其位曰帝位易道崇陽而抑陰尊君而卑臣其例嚴密蓋如此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正月之卦方春之時天氣交於下地氣交於上而

萬物皆暢達泰之為卦實象之在人事則君臣上下之情相交而莫不道同志合故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卦乾陽之健外卦坤陰之順故曰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君子陽類也三陽在内故曰内君子小人陰類也三陰在外故曰外小人聖人之於小人不過外之而已不為已甚也蓋天地間有陽則有陰有君子則有小人雖唐虞成周泰和極盛之際亦不能無小人

但君子健而用事於内則小人順而聽命于外耳泰之時小人在外固不爲君子之害君子在内亦未嘗加害於小人君子小人兩不相傷而其情亦自相通若内若外皆得其所此其所以爲泰也陽自復而起一陽初生是爲十一月之卦歷臨至泰陽寖長是爲正月之卦自此上進爲二月之大壯爲三月之夬陽日以盛陰日以衰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或曰六十四卦乾上乾下之卦八坤上坤下之卦八凡得

乾坤之一體者或言健順或言剛柔並不言陰陽獨否泰言陰陽蓋泰否即乾坤上下之往來也諸卦或有乾而无坤或有坤而无乾泰則坤上而乾下否則乾上而坤下乾坤之二體具故言陰陽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雜卦云否泰反其類也泰言天地交否則曰天地不

交泰言上下交否則曰上下不交泰言内陽而外陰
否則曰内陰而外陽泰言内君子而外小人否則曰
内小人而外君子泰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則曰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每每與泰相反於此見泰之所
以爲泰否之所以爲否者交與不交耳故泰否彖傳
發端之辭皆曰則是猶言不過如是非有他也且夫
泰之時天地交是以萬物通否之時天地不交是以
萬物不通其相反固然矣如泰言上下交而其志同

否當言上下不交而其志不同今乃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何至如是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否之時君子擯棄而在外雖有邦猶无邦也无邦猶言匪人蓋上下不交而所用者小人雖謂之匪人可也君子不用而國非其國矣謂之无邦可也豈但其志之不同也哉又如泰云内健而外順則否當云内順而外健今乃曰内柔而外剛何也曰健順德也剛柔質也否之時陰柔用事於内肯順君子哉順則不否矣

故不以健順言而但以剛柔言也柔者易以親故在內剛者易以踈故在外否之所以上下不交者由其親小人而內之踈君子而外之也內小人而外君子是以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柔得位得中指六二乾指九五九五乾之主也同人

之成卦在二二與五應故以二五兩爻取義九五剛得位得中而六二柔得位得中兩爻剛柔相應上下相同此卦名所以為同人彖辭所以云同人于野亨同人曰三字程子朱子皆以為衍文夫六二為同人成卦之主爻既得位得中矣必曰應乎乾者明其柔弱而以巳同人非能為主致人之同巳也是故孔子釋利涉大川則又曰乾行蓋大險大難必剛健乃能有行非柔弱所能濟柔弱者雖得位得中苟非應乎

乾則亦不能行也然則同人之所以亨所以利涉大川蓋有九五乾剛在上而六二能應之是以同人于野則亨涉大川則利也文明以健總論二體之德中正而應則又指二五而言大抵同人之際雖榮然有文以相接然不健則必將厭倦豈能與人同中正而无應則雖欲同人而人不我同故必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然後可以與人同也同人之道必以正否則小人之茍同耳小人之情同乎已者是之異乎已者非

之唯求同己不求同理此小人之私也君子則不然同乎理則謂之是異乎理則謂之非唯求同理不求同己此所謂君子正也正者何至公无私也至公无私則天下之志是非好惡雖不同皆足以通之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者六五以陰柔

居人君之尊位在羣陽之大中上而上九下而初九九二九三九四皆應之更无他爻分其應此卦名所以為大有而六五所以獨擅其尊稱也諸爻得位失位並无凶咎以其皆應於六五也其德剛健而文明總言二體之德應乎天而時行則專指六五六五乃大有之主爻也謂六五當大有之時下應乎乾之九二順天時而行也是以元亨者謂大有二體如是大有六五之主爻又如是所以元亨也六五以一陰統

衆陽雖得尊位大中而上下皆應之然其才終是柔弱不能自亨故必應乎乾而後亨也小畜下卦亦乾也六四亦以一陰統五陽也然柔弱不能以自亨則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履之上卦亦乾也六二亦以一陰統五陽也然柔弱不能以自亨則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同人之上卦亦乾也六二亦以一陰統五陽也然柔弱不能以自亨則亦曰應乎乾又曰乾行也凡此皆以陰柔不足為主必有待乎陽剛

而後亨也或曰同人與履皆云應乎乾大有乃云應乎天同歟異歟曰彼應其德故言乾此應其時故言天其義各有所取也或又曰大有比純乾只爭一畫若以九居五則爲乾而御天矣不言應天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卦艮下坤上艮本坤體乾交之而成艮艮之光明

即乾之光明也艮陽畫在上而陽氣發見于外是以光明天道下濟而光明謂天本居上其道則謙降而下交於地故其光无不著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謂地道卑處於下而能謙順以奉上故其氣騰而上行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謂三才鬼神其理皆如是也謙尊而光謂在上君子而能體天道之謙則愈有光也卑而不可踰謂在下君子而能體地道之謙則我既

自卑矣人亦无以加於我也文王曰君子有終孔子釋之曰君子之終以之字易有字孔子蓋又發明文王之意非謂謙道唯君子乃能終身行之也孔子先以天地之道言謙次以天地鬼神合人事而言謙所謂謙尊而光即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而不可踰即地道卑而上行也曰天道下濟曰地道卑釋謙字曰光明曰上行釋亨字餘釋君子有終之義或曰謙乃一陽五陰之卦九三乃成卦之主爻也凡卦以一陽

統五陰者彖傳皆以剛言故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而應豫曰剛應比曰以剛中也剥曰柔變剛也而謙之彖傳獨不言剛何也曰謙以止順為徳不可以用剛也伊川程子曰濟當作際下際謂下交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之九四以一陽統衆陰為成卦之主爻而衆陰无

不宗之謂之柔應剛可也謂之上下應之可也今特曰剛應何也曰豫之時君弱臣強聖人嫌之故抑之也九雖剛不與柔相應則其志亦不能行四也以一陽居五陰之中為天子近臣上承六五之柔君下與初六之民相應而坤衆皆順從之遂得以行其志故曰剛應而志行天下之事逆理而動者往往心勞而事艱唯以順而動不悖於理則從容不迫而此心安和悅樂故曰順以動豫夫豫之所以為豫者順理而

動也順理而動雖天地亦然豈獨人事為然故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是故天地以順動而不違乎理則日月之數不過四時之序不忒聖人以順動而不違乎理則刑罰不煩而民畏服時義謂豫之時其義如此大謂三才之道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不過如此也易六十四卦各有其時亦各有其義與用孔子賛其大矣哉者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止言時何也項平庵曰豫隨姤旅皆若

淺事而有深義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跛涉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彖傳凡言剛來柔來與剛柔上下皆以兩卦反對取義如訟九二云剛來蓋自需九五來无妄云剛自外

來蓋自大畜上九來或曰訟在需後謂訟自需來可也无妄在大畜先奚可謂无妄之剛自大畜來耶曰泰極為否否極則為泰損極成益益極則成損前後之相仍也知泰否損益之相仍則知无妄倒轉為大畜大畜倒轉為无妄後卦蓋兼前卦而言前卦亦兼後卦而言不以先後拘也夫隨倒轉則為蠱蠱倒轉則為隨隨初九之剛實自蠱上九來而居六二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下去聲或謂自否而來非也動而説

隨蓋合二體之德而言隨也剛不下於柔則其勢離動而不說則其情乖烏得隨故唯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乃可以為隨也天下隨時當作天下隨之紫陽朱子曰王肅本時作之胡旦曰轉隸者誤增日為時愚按古篆之為㞢時為旹蓋傳者之誤也隨時之義當作隨之時義紫陽朱子曰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愚按豫遯姤旅四卦例則之時倒為時之蓋由上文之誤而誤也夫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蓋指九五

謂九五處隨道亨通之時能固守以正而无咎則天下皆隨之也隨之為卦大抵以下隨上故初爻二二係三三係四四隨五凡在下者无不隨上是謂天下隨之雖然隨之義一也又言爻又言係何也曰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爻係者隨而攀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攀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隨道貴乎正故諸爻雖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應然非陽居陽位陰居陰

位則必有戒之之意隨之時其義甚大蓋不可以為細故末節而不思其義故特賛之曰大矣哉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乃隨之倒體隨以初九上六為成卦之主倒轉為蠱則初九之剛上而為上九上六之柔下而為初六故曰蠱剛上而柔下上上聲下去聲或就本卦升降而謂蠱自泰來非也剛者上而過於高柔者下而過

於卑一高一卑不相為謀蠱之由也居蠱之時在下者柔而不事其事或進或退而不能為在上者雖剛而能事則又止而不肯為以至紀綱日隳刑政日弛而天下事无有不壞者蓋巽固進退不決苟非艮之止亦未至於蠱唯其巽而止所以蠱也巽則无奮迅之志止則无健行之才上下皆委靡退縮不能以有謀有為於是事事因循苟且積弊而至於蠱故曰巽而止蠱夫巽而止蠱蓋以卦德言致蠱之由非飭蠱

之道也猶險而健訟亦以卦德言致訟之由豈治訟之道哉蠱也者前人之舊獘也飭之則亦有亨通之道特患无其人耳如其道有其人治天下猶運之掌蓋不難也要之世雖蠱壞元氣猶存尚可以致亨今也飭之不過除去其獘耳獘既除去則又如其先之亨通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孔子釋利涉大川而曰往有事者當蠱壞之時宜涉艱險而往有攸濟不可處之於无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

故也户樞之不蠧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蠧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蠱之時止而不動則天下之事終於蠱而已矣故勉之使往不宜坐視其弊而弗救也孔子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者欲其動而有為也卦互震震動也動所以飭蠱也天道好還六甲必六旬一周蓋未有極而不返之理蠱而飭焉則弊者可以復新壊者可以復完亦如天道之運行終則復始也此言剛上

而柔下恒彖傳亦言剛上而柔下此言終則有始恒彖傳亦言終則有始此何以為蠱彼何以為恒也曰巽而動所以為恒巽而止所以為蠱也夫所謂巽而止蠱蓋言巽而止則蠱巽而不止則不謂之蠱也蒙彖傳曰險而止蒙蓋言險而止則蒙險而不止則不謂之蒙也蒙下坎而上艮其中亦互震動動於蒙是為治蒙之道動於蠱是為治蠱之道可以類推也或曰蠱言先甲後甲而以為終則有始巽言先庚後庚

而以為无初有終何也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既亂而復治則又如其初故於蠱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庚者也始焉不善既更而後善故於巽之庚曰无初有終其義各有所取也

周易集說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集說卷十六

宋 俞琰 撰

彖傳三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十二月之卦也二陽在下四陰在上二陽以漸而長與四陰相逼故曰臨剛浸而長此以卦體釋卦名

也象辭言澤上有地臨蓋謂上臨下尊臨卑此言剛浸而長則謂内臨外大臨小也浸猶水之浸物以漸而浸進也天地間一氣不頓長一形不頓虧必以其漸陰符經謂天地之道浸是也說而順以二體言臨之德說則與物相得順則與物无忤說而順則非以强暴相臨也剛中而應謂九二以剛中之德上應乎柔中之君也大釋元字正釋貞字天道謂陰陽之消長也陽剛之長雖以其漸而大亨亦必以其正不正

則乖戾乘之而為愆矣君子當此大亨之時雖有應於上亦不可過用其剛是必行之以正不正則小人乘之而為害矣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消不久謂陽之消不久可待也以月數論之尚有八月孰謂不久以卦體觀之臨倒轉即為觀蓋不過反掌間耳是故二陽長于下而以漸亦未足為喜倒轉為觀則二陽消於上而不久深可憂也嗚呼陽之長也以漸其消也亦必以漸今論其長則曰浸論其消則曰不久

聖人豫為君子憂蓋如此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陽大陰小大壯四陽卦主陽而言故曰大者壯也觀四陰卦則當主陰而言今乃獨贊九五而曰大觀在上又曰中正以觀天下何也曰此聖人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也按郭京易舉正彖辭脫觀亨二字

此下脫是以亨三字大觀者仰而觀天俯而觀民无所不觀也在上以九五之位言順而巽以二體之德言中正以觀天下則又賛九五之德既中且正足以為觀以示天下也書君牙云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今九五為觀于上而中正如此况又以順巽相遇感則必通天下其有不化者乎下觀而化謂方盥之時四陰在下見其至誠而悉皆觀感而化也中庸云至誠如神又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之謂也聖人以不言之教寓於祭祀之時使人可望而不可即雖在下者盡皆羣小自當觀感於形迹之表而莫不肅然畏聳然服此之謂神道設教也彖以祭祀言故聖人曲暢神道之義神道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化无為而成如雨行於地春則東夏則南秋則西冬則朔自然而然莫測其所以然是為神道聖人仰觀乎天以天之神道設教初不求天下之服而天下自皆心悅而誠服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

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是也服謂四陰順服於下旣皆觀感而化則莫敢進逼以犯其上也平菴項氏曰觀字卦名幷一卦内並是平聲唯觀天下一字是去聲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口中兩旁肉二三五柔爻是也中有物謂九四之剛爻橫於柔爻之間也初上兩剛爻如齒有噬嗑之

狀故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其取象蓋因於頤非自頤而變也頤下震上艮上下兩剛中則四柔噬嗑下震上離上下亦兩剛中則三柔亦有頤之象但以九四一剛間於其中故其象為頤中有物而卦名乃曰噬嗑或曰噬嗑倒轉為賁亦有頤中有物之象亦可以為噬嗑而以為賁何耶曰凡噬者必下動賁无震故不得為噬嗑也夫頤而中虛則无事於噬而自可合今有物焉則窒塞矣茍不以齒決之烏得而合故噬

已則噬嗑者窒塞者去而上下亨通故曰噬嗑亨文王曰噬嗑亨孔子添一而字蓋謂噬而嗑之則亨不噬則不嗑不嗑則不亨也剛柔分謂一剛一柔分居內外也剛柔分而不亂有明辨之象明辨乃察獄之本也內震動外離明動而明也雷動於內電明於外相資而並見合而章也合而章則威與照並行用獄之道也柔得中而上行指六五上行謂居尊位也六五雖以陰爻居陽位而不當然施之用獄則宜蓋用

獄之道剛固不可過柔亦不可唯柔而得中乃得用獄之宜也進齋徐氏曰剛柔分未噬之象動而明方噬之象合而章已噬之象猶噬嗑然噬則頤分嗑則頤合此三句解噬嗑而亨之義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乃噬嗑之倒體柔來而文剛謂六二之柔自噬嗑

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初九之剛上爲賁之上九即非自泰來或謂一陰一陽卦皆自復姤來二陰二陽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卦皆自泰否來非也或又謂彖傳凡言剛來柔來皆從乾坤二卦來亦非也夫乾坤者衆卦之父母三百八十四爻无非皆乾坤也又豈但一爻爲然哉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上九乃陽畫之大不可以小言也柔來而文剛則文在内而内文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文在外

而止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攸往郭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紫陽朱子曰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天文謂七政之錯行列宿之森布人文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序文明謂尊卑貴賤上下大小燦然有文以相接也止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分之所止也文貴乎明不明則无別又貴乎止不止則流明以止則无過與不及之患然後不害其為文禮以節文

為義者此也夫賁人文也而兼言天文天人同一理也聖人仰觀天文以審察四時之變蓋觀夫賁之剛柔交錯也俯觀人文而為之移風易俗以化成天下蓋觀夫賁之文明以止也剛上之上上聲

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上剥字卦名下剥字訓剥之義趙氏輯聞云以剥訓剥猶以巽釋巽為其不可以他釋也或曰下剥字音

撲擊果而墮落之也與豳七月詩八月剝棗之剝同柔變剛謂上九一剛將為衆陰所變也夬五陽而一陰則曰剛決柔剝五陰而一陽則曰柔變剛何也曰陽性剛果一旦勇決則不可禦陰性柔緩必積日累月以漸而變也柔之變剛也蓋始於一陰之生變乾為姤變姤為遯又變遯為否又變否為觀及其變觀為剝則又將變剝而為坤也否言小人道長此但言小人長又何也曰否之時三陰在下與三陽勢均小

人有長之道蓋猶未長今則一陽孤立於上而五陰羣處於下小人勢盛故孔子直言小人長不言其道也順者順夫天理止之者止而弗動非謂順小人之勢而止其惡也觀象謂觀此剥卦之象也觀此剥卦之象遂得處剥之道不然則逆而悖理動而激變非徒无益反受其害如漢之黨錮唐之白馬是已夫小人之與君子猶陰之與陽相為盛衰殆无終窮之理消則息息則盈矣亦无久盈之道盈則虚虚則消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剥之終乃復之始剥窮上返下不久則又將為復是以君子觀剥之象而尚消息盈虛不敢妄動但順時而止以待天道之還耳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反者自外而來歸於内也孔子釋復亨而曰剛反蓋

謂復之所以亨者剥上九之剛反而為復之初九也

按郭京易舉正剛反下有也字動指下體之震順指上體之坤向在剥時君子之道不行則唯順而止之今倒轉為復則君子之動也以順而行時雖不同君子之行止則无非順也順者何順夫理也君子於此順理而行則无往不可故總而結之曰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天行謂天道之運行也剥窮於上而反於下則止者復動往者復來猶天道之運行周則復

始也剛長謂初九之剛自此而長也釋利有攸往而曰剛長蓋賛初九之德初九乃復生之主爻也天地之心謂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天地生物之心无乎不在獨不觀果核中心一點其名曰仁者乎當其氣候之肅殺寂然不動无端倪之可見迨夫氣候之發生則其仁萌芽自核中而出即此觀之天地生物之心亦可見矣詩周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生物之心蓋未嘗一日息也聖人於剥反為復靜極動初

見天地生物之心未嘗一日息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心在在有之聖人則於復卦見天地之心爾非謂唯復卦見天地之心也或謂靜爲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爲天地之心亦非也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之爲卦内震外乾乾之三畫皆剛爻也今曰剛

自外來而為主於内自何爻而來耶曰无妄乃太畜
倒體无妄内卦初九之剛葢從大畜外卦上九而來
非從本卦升降也或謂訟與无妄皆自遯來訟九二
无妄初九皆遯九三降而為之非也動謂震健謂乾
動而健者君子之動以天是以无妄也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命也謂九五剛德居中與六二正應而
其所以大亨者以其正也是則天命之祐也无妄之
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謂君子所行雖无妄其

或有非常之變而天不我祐則不宜有所往往將何之往則悖理悖理則逆天逆天而行天其祐哉行矣哉猶論語云行乎哉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之曰行矣哉蓋甚言其不宜往也夫无妄與臨皆大亨以正臨則為天之道无妄則為天之命何也曰運於上而自然者道也降於下而靡常者命也命即道也處此之時逢此非常之變則君子奈之何哉順天命而已矣今諸解者莫不曰彖辭言利貞蓋法无

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故其匪正則為過眚

蓋以為人之匪正如六三九四之不正則有災眚也

吁既无妄矣則安有所謂匪正者乎當知彖辭所謂

匪正蓋謂天之變非謂人之不正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

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為卦下乾上艮剛健乾之德也篤實艮之德

也乾艮皆陽卦陽明故輝光艮之輝光即乾之輝光

發于外者也畜之不已則日進一日其德愈著故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書咸有一德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注云終始不衰是乃日新之義夫大畜倒轉為无妄則其剛自外而來是為初九无妄倒轉為大畜則其剛自下而上是為上九剛居上而六五在下彖之有尊尚賢者之象故曰剛上而尚賢上聲大抵有一剛賢在上則衆才畢止於下今夫乾之三陽在下視艮之一陽在上以為其類見尊於當

時遂皆類首受畜而不敢猖狂妄行兹蓋上之人有以制之也夫既有以制之故不曰健而止特曰能止健能止健者乾雖健而難制艮則能制之也制之非故抑其進也養之以待用也艮何以能制之也曰大正也陽卦為大陰卦為小小畜以小畜大非正也大畜以大畜大則正也夫唯其大正而能止健也故健者咸止於下由是踐履熟涵養深所畜者久无復有輕躁之失也養賢養在下之三陽也書說命云惟賢

非后不食蓋賢者在下則家食仕則食君之禄禄所以養賢也應乎天謂六五陰柔其才不能以自濟必與剛陽相應然後能濟也乾為天高而在上者也今在下體亦謂之應乎天以明天之理無乎不在也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伊川程子曰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无非皆頤養

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愚謂養生養形養德養人雖有輕重要皆以正道固守則吉也為卦震下艮上中互重坤坤體中虛有以容物而物皆致養焉故訓頤為養觀其所養謂即此頤卦之象而觀其所養之道也所養之道如上養下下養上陽養陰皆正也但陰養陽則於理為顛倒非正也觀其自養謂反求諸已以觀其自養之道也自養之道如言

語則正而有序不敢不慎也飲食則正而有度不敢不節也雖然頤之道貴乎正頤之時則不可失如天地之養萬物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寒暑不失其時則萬物各得其宜聖人之於萬民也亦然聖人養萬民豈能一一徧及哉其先務則惟養賢而已賢者得所養則體聖人之意以下及萬民然亦安能家至戶給而與之食哉不違其農時而已孔子葢以萬物萬民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不曰義不曰用而獨曰頤之時

大矣哉始言其正終言其大頤之道備矣文王之意不過謂觀此頤卦中虛之象以反觀諸身以自求吾之口實止言自養不言養人孔子乃詳言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蓋又推廣彖辭之義云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易以陽為大大過謂陽之過也卦之六畫凡三畫是陰三畫是陽則為剛柔分大過卦乃四陽二陰之卦

則陽盛而過於陰故曰大者過也在人事則泛言萬事大者之過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初六在下卦之下本也上六在上卦之終末也弱謂初上皆陰柔也以德言之中強而本末皆弱則不能勝其重任焉烏得而不橈故曰棟橈本末弱也剛每患乎過今四剛共聚于中爻可謂剛過矣剛過唯恐其不中剛過而中則亦可以任扶顛持危之責而有以立大事成大功又何患乎過猶之治病焉病勢沉痼而攻之以瞑

眩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所謂時中是也巽而說行以二體之德言也巽順則與物理无忤和說則與人情相得處顛危之世剛過而不失其中又巽順而和悅則无非可行之道也以此而行則利有攸往而无不亨矣非其才有大過人者能若是哉乃亨謂如此而後亨通也他卦彖辭先言亨後言利有攸往往自往亨自亨也大過彖辭則先言利有攸往後言亨孔子於亨

字上又添一乃字蓋明亨因於往不往則不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與常時不同故贊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楊繪曰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用也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卦疊兩坎内外皆險是為重險險者何以二陰而陷

一陽也八卦中唯險非吉德而又重焉險亦甚矣坎本坤體乾交之而成坎其中乾畫則水也乾行不息故坎水之流亦不息夫坎水流水也與兌澤不同澤乃水之所瀦瀦而後盈盈而後流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者是也坎水則不然坎水乃江河大川之水晝夜常流流則不盈故曰水流而不盈水之源出於西北其流則趨於東南迂迴曲折不知更歷幾險而終至於海茲非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乎最有信者莫如

潮一日兩至隨月之盈虧以為消長凡月到坎離潮水亦到隨月早暮以為期信未嘗差失也剛中指二五兩爻剛中則遇險而不讋也同舟共濟胡越無患乎異心今二五同在險中則彼此同心而相維所以亨也往有功謂不可憚勞也坎勞卦也凡坎用事皆曰往有功需蹇解皆然漸雖無坎三四五互坎也天險指上坎地險指下坎蓋發明重坎之義也天險无形之險也不可升與論語天之不可階而升同地險

乃有形之險也山川丘陵是也然天下豈皆山川丘陵王公於是鑿斯池築斯城以為封疆之衛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時用謂有時乎用而非用之常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附麗也以一陰附麗於二陽之間也在物為火火性善附麗也豈惟火哉天地之間凡有象有形如日

月如百穀草木各有所附麗也日月麗乎天在上者之麗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之麗也蓋發明重離之義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亦莫不皆有所附麗也明離之德也重明指上離而言明在上卦是為重明也正指下離而言下三爻蓋皆正也以上卦之重明附麗乎下卦之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如彖辭以重兌為麗澤亦謂上下卦相附麗非獨指一爻也句中有以字如同人之文明以健

賁之文明以止皆論上下兩體之德也亦非獨指一爻也乃化成天下謂如此可以化民而成俗也柔麗乎中正雖以二五兩爻並言然所重則在六二中正蓋指六二也六五雖中然柔而不正豈能遽亨下與六二相附麗此所以亨故曰柔麗乎中正故亨釋畜牝牛吉而加是以二字蓋總結上文之所以亨然後有此吉也柔附本非令德在人當審所麗不然何亨之有亦何吉之有卦有六二六五兩陰爻孔子恐占

者不知牝牛爲六二故又如此詳言之六二盖離之主爻也

周易集說卷十六

周易集說卷十七

宋 俞琰 撰

彖傳四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書咸有一德之咸訓皆今曰咸感也謂咸之爲卦有

上下相感之義非以感訓咸亦非以咸為无心之感或者泥於字說遂以咸為无心之感非也夫人之所以相感者心也既謂之感矣以為无心可乎但不可容心而有所私耳若其无心又焉能感剛上而柔下二氣感應以相與釋咸之所以亨也柔上謂上卦兌之陰爻剛下謂下卦艮之陽爻二氣即山澤之氣感應以相與謂山澤之氣往來相通此感則彼應彼感則此應一感一應而彼此相與也但曰二氣而不言

山澤者山澤形也言山澤則不見隂陽感應以相與之義也止而說釋咸之所以利貞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今也内止而外說則其止不至於固而其說亦不至於亂也男下女釋咸之所以取女吉也禮記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蓋古者婚禮自問名至於親迎皆以男先下女今以艮男下兑女是得婚禮之正也總而結之故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天地氣交相感也聖人感人心謂聖人之心與衆人之心交相感也然天氣不下降則地氣不上騰萬物安得化生聖人不道天下之志則下情无由上達天下安得和平天地之間有感斯有應也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天地之所以感者如此萬物之所以應者如此則大而天地小而萬物其情理皆可得而見之也故又贊之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天地與萬物既皆以情言則咸感之道不可以為无心也抑明矣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恒二卦六爻皆相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少男下

少女交感之道也恒則長男居外長女居内夫夫婦婦恒久之道也恒倒轉為咸則柔上而剛下咸倒轉為恒則剛上而柔下剛上柔下則其分正而可久此以卦之主爻言恒也一陽動于二隂之下為震雷一隂入於二陽之下為巽風相與謂相薄而不相悖也咸言二氣相與者山澤通氣耳蓋專以氣言雷風則又有聲不特氣也雷得風則迅風得雷則烈雷風相與則其氣相須而可久此以卦象言恒也巽而後動

則其德不暴而可久此以卦德言恒也三剛三柔皆相應則其交不疑而可久此又以六爻之應言恒也恒者久也久也者久於其道也孔子以久訓恒懼恒者以執為久也故釋恒亨无咎利貞則曰久於其道也蓋謂所久在道非妄執也又懼夫昧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又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蓋謂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釋利有攸往乃曰終則有始何耶蓋又申不已之義也若使天地之道終而不復始則

亦已矣又安能久惟其終則有始是以不已則久也又慮其不知天地之道何以恒久而不已也遂又以日月四時推而明之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蓋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其道循環而不已故能久照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其道代謝而不已故能久成也若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者也聖人久於其道而不已故能致天下之化成也天即道也日月得天得

此恒久不已之道也四時變化无非皆恒久不已之道也即此觀之則天地所以生萬物而不息萬物所以生生而不窮其情理皆可得而見也故又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恒彖傳凡六言久蓋以久訓恒孔子明言曰恒久也或以常為恒非也或以變為恒亦非也趙氏輯聞云聖人於乾以常對恒並言則恒常自為二義於需言未失常乃取用恒之義常未能恒恒乃包常變為言若常可訓恒則聖人

當云恒常也蓋恒之訓久乃久遠之義非常變之義今人避諱故曰常據義當曰久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亨道也遯而亨也者蓋謂身遯而道亨非謂遯而後亨也剛當位謂以九居五而得其正應謂與六二相應而不與為敵此君子隨時用權明哲保身之道也是時君子小人情猶相得未至於上下不交也

故君子心雖欲遯而身猶在位其義則不可遽遯也
未可遽遯則惟有以正自守以權應柔順時而行耳
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釋君子當遯則遯而
所以致亨之由也浸而長猶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
其義與臨卦彖傳同彼言剛長此則柔長也文王曰
小利貞所以戒小人不宜進逼君子孔子又恐君子
持祿固位當遯而不遯故釋之曰浸而長蓋謂二陰
在下雖微其勢方來四陽在上雖盛其勢將往往者

屈來者伸君子於此蓋不容不遯也此時不遯則何時而可遯耶自常情觀之二陰以艮體止於下而不動四陽在上其勢猶盛君子何必遯識時者觀之則不然蓋二陰之止暫止也今雖止而不動徒以我四陽尚盛未敢肆爾然自此浸長必將上進蓋不終止於其下也諸儒皆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爲二五君臣相應君子宜與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則相與扶持之又謂小利貞爲君子尚可致力以小有爲唯

紫陽朱子云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愚謂陰已浸長固不可有為然時未可遯則君子要當與時而偕行義苟當遯則君子亦當與時而偕行君子之遯非為身也蓋為道也故孔子賛之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易以陽為大大壯者謂四陽長而強盛也剛以動故壯就二體釋卦名謂乾剛在内加以震動於外是以

壯也然而過於剛則為暴而已奚足以為壯故又曰大者正也謂大者貴乎正唯正然後可以為大不正則血氣之壯徒壯耳非大也大者壯以卦體爻畫言大者正則以理言正大謂既正且大也極正大之理則至公无私可以見天地生物之情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或曰觀四陰二陽陰長而消陽之卦也大壯四陽二陰陽長而消陰之卦也觀之四陰進則五九消矣大壯之四陽進則六五消矣五君位也

故二卦彖傳皆不言消長聖人之意微矣伊川程子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正至大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恐疑為一事也趙氏輯聞云易於咸於恒於萃言天地萬物之情而此不及萬物者萬物之情正者未必大大者未必正不得與天地並也不言大正而言正大別於大正小正也復言天地之心大壯言天地之情心藴於中情則外見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功伏而未露故聖人有

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故聖人有以見其情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以日之進言與升漸木之進不同晉下卦坤地也上卦離日也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雖亦有進義而无明盛之象升恒自下而進漸特進而有序皆非晉之比也以明夷對觀之彼日之入此日之出也

大明指離之六五謂明王在上尊居君位猶晝日之大明也順指坤之三陰謂諸侯在下盡臣道之順而附麗乎大明之君也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君上而言則進而至於光大也在臣下而言則進而承其光寵也明出地上以上下二體之象言順而麗乎大明以上下二體之德言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之柔進居上卦之尊位也晉乃明夷之倒體在明夷為六二倒轉為晉則進而為六五謂自臨卦而來者非也或曰

三女之卦在上者獨離為得尊位則謂之上行乃若巽在上則六四皆謂之上合又謂之上同合者合於五同者同於五不得謂上行也是在上則上六皆謂之上窮亦不得為上行也是以兩字乃總結一卦彖辭之義與咸之彖傳同康當作亨今以亨為康蓋因彖辭之誤而誤爾按郭京易舉正云王弼舊本有亨字彖傳是以下亦脫亨字

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明夷此以卦象釋卦名也繫辭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孔子釋六十四彖无非皆推廣文王彖辭之義而獨於明夷稱文王蓋明入地中明夷正文王與紂之事之象也紂无道而國將亡文王有大明之德而幽囚於羑里豈非明入地中其明隱而不見之象乎或以明入地中為衍文非也晉言明出地上蒙言山下

有險豈皆衍文耶内卦離故曰内文明外卦坤故曰外柔順大難謂羑里之囚也其難關係天下之大民命之所寄故曰大難文王之德内緼文明外施柔順是故蒙被大難而不與九侯同受其害不然在大難之中亦難乎免矣以之謂用此道也文王處明夷昏闇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卒能脱身羑里蓋用此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晦其明謂隱其明以自晦也紂之時小人雖衆皆不能窺見箕子之所爲箕

子之明蓋不彰於外也若使逞其智而内不文明矜其能而外无柔順有如後世楊修曹子建之徒則被害久矣豈能蒙此大難哉内難謂家難也其難關係一家之内宗社之所寄也箕子為紂之近親身處其國内而切近其難故曰内難紂淫酗日甚箕子諫之則勢不可去之則義又不可未免徉狂自晦而其志則以道自任固守以正而不變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文王總一卦而言箕子則指内卦六

二而言非指六五也白雲郭氏曰明夷獨爲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止言文王箕子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以巽離成卦故彖辭獨言女彖傳以男女並言蓋專指二五爻畫之陰陽而生義也言女正而必兼男正者君子以修身爲齊家之本身不修則家不齊

也以六居二以九居五其位皆正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先女而後及男家人以內為本也然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一定而不可易故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君長也嚴君猶言君長蓋一國有一國之長一家有一家之長父母乃一家之長也為一家之長不可不嚴不嚴則紀綱不立下无忌憚凡事玩弛而家道廢矣治家之道與治國同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君即男女之正位乎內外者也

父母主恩而稱嚴君不可以恩廢禮也乃若父盡父道子盡子道以至兄弟夫婦亦各盡其道則尊卑有等長幼有序男女有別而家道正矣推此以及天下天下可不勞而定故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不曰定天下而曰天下定蓋風化自近始此正則彼自正也彖辭舉其端故但言利女貞彖傳極其全故兼言男女之正而又以父子兄弟夫婦推廣而備言之大學云身修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說皆出於此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之為卦下兌上離皆陰卦也火與澤雖俱動而火自動於上澤自動於下竟不相同非若坎離之陰陽

相違也中女少女雖同處一家及其有行則各適其所歸其志蓋不同非若坎離之陰陽相合也夫上火下澤為睽上澤下火為革革亦二女同居而其志又且不相得乃大亨何歟曰革以九居五以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則反是此所以僅為小事吉也夫物極必反睽久必合聖人於此有合睽之道焉何則說而麗乎明也當是之時二志乖睽雖說亦見疑非麗乎明不可也睽乃家人之倒體家人六二之柔本

居下倒轉為睽則六二進為六五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九二之剛則睽者合矣是以小事吉也古今蓋无久睽不合之勢聖人亦无視亂不救之理且如天地異位睽也而陰陽升降共成化育之功則其事同男女異姓睽也而婚嫁往來俱有室家之願則其志通萬物散殊睽也而在大化中均稟陰陽之氣則其事類天地也男女也萬物也其體雖睽其用則合當睽之時合睽之用則不止小事吉而已孔子恐人不明

其大故贊之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難謂跋涉之艱苦險在前謂前有坎水之險下卦艮止中互離明明則知止而不陷於險也險之在前人皆見之固不待智者而後見見險而能止則其所見

蓋有出於衆人之外者非衆人所能及故孔子特贊之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往得中謂以九居五往而得其中也道窮謂九三處下卦之終而又在艮止之極也往有功謂往而濟蹇必見大才大德之人乃有功也夫處險之時見險而不知止固不可謂之智見難而弗往救則非易之教也故彖言利見大人孔子釋之曰往有功蓋恐其終於止而弗往也九五尊居君位不失其正近而上六六四下而九三六二其位

皆正初六位雖不正然以陰而處下蓋亦正也則是通國上下各守其分而无有不正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卦雖名蹇而諸爻皆无凶辭亦以其正故也用謂變動而用事蹇之時非終於止而不用亦非小有才者之所能用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平菴項氏曰險而止為蒙止於外也見險而能止為知止於內也止於外者阻而不得進止於內者有所見而不妄進此蒙與蹇之所以分也屯與蹇皆訓難屯者動乎

險中經綸以濟難者也蹇者止乎險中崎嶇以涉難者也此屯與蹇之所以分也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之為卦下坎險上震動險非動莫解故曰解險以動唯動故能免乎險而不陷而卦名所以謂之解故曰動而免乎險解九四為震體之主動而在外剛而

不過上二陰順之動而得衆人之助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解乃蹇之倒體解九二即蹇九五向也險難在前則吾不可不任濟蹇之責當是時而往則往為得其中道今險難解散无所事乎往則以來為得其中道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難解之初乃與民維新之時人方厭亂而餘風遺俗亂政弊法有不可因者早草之則有功事勢既定而人心安於故常乃始圖之則擾矣尚何功之有故曰有攸往夙吉往有

功也蹇之時艮山止於下坎水滯流於上蹇而爲險今爲解則震雷動於上坎水浹洽於下解而爲雨是艮其所以蹇而震其所以解也方其未解則天地之氣蹇澁而不舒及其既解則天地之氣發達而雷雨作雷雨作則百穀草木之甲无不開拆故贊其時曰大矣哉隆山李氏曰以畫觀之解者蹇之反以卦觀之解者屯之反也大率屯蹇皆難之方興而解則難之散也又以三卦之二體細觀之蹇之止乎險下固

不若屯之動乎險中而屯之動乎險中又不若解之

動乎險外也

周易集說卷十七